東塘集

五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九　　　宋　袁說友　撰

奏疏

論擇將疏

[illegible]睹陛下屬意武功倡率戎事整肅軍政細大畢舉

[illegible]臣竊惟今日軍旅之事尚有可以為陛下言者曰將

之鄉者十年已後今間五年宿將舊人逝者過

半其存而僅存者亦皆延方退暮筋力智勇要已不逮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
文淵閣寶

於壯歲而新進後輩足以為上用者又皆抑遏於偏裨下位邈無路以自達儻日復一日不思有以因其舊而圖其新以為緩急倉猝之備臣恐未免於遺材也陛下累歲以來蓋知舊將浸已淪落凡近日之所進用者往往皆重勞聖慮旁搜曲取而得之夫以內外諸軍之衆訓練校尉偏裨行伍數至繁夥其間豈可便謂無人令若預為蒐收並蓄之術得其人於閒暇之時庶幾一旦有警不至仰煩睿算可以漸次而收用矣故臣謂莫若

行薦舉之法臣謹畫為四條以備薦目如後一曰忠勇
謂氣概軒雄膽畧沉鋭誓於報國奮不顧身者二曰武
藝謂騎射擊刺行陣出沒悉皆精熟莫當其鋒者三曰
謀畧謂智慮深遠機畫精當料敵必中變態百出者四
曰兵法謂習熟韜畧精於兵法博古通今能見於用者
右臣欲望睿斷合内外諸軍將帥以臣前所陳四條不
拘偏裨行伍遠地屯戍有應得上項條目者各令薦舉
一人須盡心體國不得少徇私意廣行物色委得其人

然後結罪保明申奏陛下賜以名對徐觀其人而熟察能否如見得委應上項條目即與留寘三衙不時宣召詳問曲試浸以任使如所舉不應元薦條目或粗有寸長而本不足薦者其舉官重與黜責如所舉得人或將來因事立功却一一復與推賞庶使軍伍之內凡抱有用之材者皆得稍稍呈露而緩急之際可以倚仗其於軍政誠為要務

給降度牒下蜀路提舉司補糴常平米疏

臣聞堯之水湯之旱雖古帝王有所不免然其卒收還
定安集之效者豈有他哉特其能備先具爾蓋事不預
備則猝不可支思患預防則應之必裕此必至之理也
臣不才前歲誤蒙聖恩俾護全蜀黽勉殫竭不敢少懈
茍有所見亟願徹聞臣竊見蜀中去秋潼川利州成都
府三路以旱傷歲歉潼川府路為甚利路次之成都路
又次之方旱歉之初民巳狼狽如潼川利州兩路之旱
共十餘州蜀人謂前此所未有者其為狼狽饑荒之狀

必已一一仰徹聖聰臣不敢縷舉仰蒙陛下軫念遠民
力行惠政給降度牒添印楮幣有司得以憑藉惠澤舉
行荒政三路飢民蒙陛下天地父母之恩何可紀極惟
是三路常平義倉蜀中每歲所入比之東南數目絶少
去歲既遭旱歉所當發倉廪以救饑饉夫以累年儲偫
而各處現在原不甚多繼而提舉司節次自行支撥及
諸州又各就撥充賑濟或給散借本或搬運糜費皆取
辦於常平雖幸得此支用以活飢民而今三路現在米

斛既已十去七八所存今已無幾若不預軫先備之念
早為儲蓄之策萬一向去復有水旱則各路常平見存
斗斛豈能支吾臨時必將袖手無策況每遇飢歲米既
鮮少價復昂貴提舉常平司具申制置司各具到各路
各州已支過及現在常平米斛之數如潼川路常平司
元管本司及諸路常平米斛一萬三百八十餘石去歲
已支過三千三百九十六石今現在僅有六千餘石利
路常平司元管本司及諸州常平米斛一十六萬九千

餘石去歲已支過四萬五千餘石今現在僅有一十二萬石成都府路常平司元管本司及諸州常平米斛一十九萬餘石去歲已支過四萬六百餘石緣本路旱傷州郡止係三州所以支撥數目差少今現在却有一十五萬餘石三路提舉官節次申催乞從制置司奏聞趁得今歲諸路一稔之後可以收糴米斛以備先具乞從朝廷支撥錢物以多寡降下三路常平司添助將來糴米椿備急猝臣竊思饑荒之歲專以賑濟為先而賑濟

之策專以有米為恃若非預行樁備臨時委難旋糴蜀中江流之險與山行之艱阻尤非臨時可以搬運今來三路提舉官申控懇切臣若不仰告君父則他日或遇水旱常平米斛有闕臣雖去此亦豈無緘默失言之罪臣愚欲望聖慈法堯湯先具之備念蜀民遠阻之難特賜睿旨酌量三路常平司米斛其已支及現在數目多寡各與斟酌給降度牒若干道委各路提舉官將賣到錢盡數分給去歲旱傷諸州趁今歲收成之後委各州

佐官收糴米斛專充常平倉樁管非因水旱不得支動具收糴到米斛數申尚書省户部照會仍乞指揮再下提舉司先那兑别色官錢趁今秋收糴庶幾預有儲蓄不致現在數少一有不測得以濟用誠為各路小民無窮之幸

增糴常平倉米疏

臣竊惟國家常平之法最為近古今州縣常平之米政所以均斂散之宜平歉歲之糴若所儲不多或遇歉歲

必無以均斂散而平貴糴恐非常平之本意臣庀職浙東伏見本路州縣常平米數曰尤少除紹興府有五千餘石台州有四千餘石外其温州止一千餘石明州止一百餘石處州止三十餘石若衢婺兩州並無現在總計七州之數不過一萬二千石耳常平之米與義倉不同義倉隨苗帶納歲歲而有常平則取之租課米與租課錢收糴耳而租課錢米即人戶請佃沒官戶絕田產內所輸者去歲十月蒙朝廷行下將本路應於沒官戶

絶田產並行估賣其錢令各解赴封樁庫臣今年正月到任雖已節次措置出賣而區區竊有管見向者涉規避之嫌不敢具奏今幸獲對清光得以控露且浙東一路所管常平米已是數目絶少若又盡賣沒官戶絶田產則自此不復有佃人租課錢米是絶常平之本矣歲既無入又有州縣支動及陳腐耗折所謂現管一萬二千石將不及一二年亦無復有矣豈不重失斂散平糴之良法哉故臣謂出賣官產若果足以助經常之費猶

曰可行今浙東一路估到之數不過十二萬貫而臣到任後多方措置方賣及四萬貫政使足十二萬貫之數在朝廷如太倉一稊米耳所得不多所失頗重政如中人之家雖至於甚迫促亦安肯盡棄常產以絕歲入之利蓋棄產得金金易盡而產不復有堅忍以保常產則歲歲有常入矣此理甚曉然也臣愚欲望聖慈以常平為重深念浙東一路常平米數絕少所賣官產不過十二萬緡豈宜因此盡廢常平之入特發睿斷行下浙東

提舉司日下住賣没官戸絶田産其已賣者即以其錢
各令本州趁今年豐熟盡數收糴米斛解於常平倉椿
管限冬季糴足其未賣者與雖已賣而未交錢者並只
付元佃人租種仍前輸納租課錢米其後來續次收到
没官戸絶田産自此並不得出賣勒州縣及時召人租
種庶幾存留官産不絶常平之入及民之政莫切於此
仍乞速賜施行不勝一路厚幸

補糴蜀路十五州創糴七州廣惠倉米疏

臣照對川蜀兩路内有州軍樁管制置司椄續收糴到
廣惠倉米粟總計共三十一萬三千石有零專備水旱
荒歉賑濟支用此米分在諸州蜀民恃以為命誠為民
食之根本臣自慶元三年三月到任即闗上件廣惠倉
米其間散在諸州多有停積漸久未免陳腐臣思念此
米既為蜀民根本豈可有名無實緩急有誤措準即徧
行委官相視有無陳腐及抽摘三五去處委官盤量既
而果有漸陳腐者臣亦即措置令各州於州倉見管軍

糧米内當年斟酌多寡漸行對兊其盤量到數目稍有
銷損亦即措置並皆補足其對兊之米於慶元三年四
月内並行以陳易新了當不致有名無實偶於慶元四
年三月内以三路荒旱小民艱食將至流移幸有上件
廣惠倉米得以接濟蜀民之命遂行支撥或充賑糶或
充賑濟或自鄰州搬運以分給流徙之民凡半年之間
十四州小民饑饉皆得仰此免致餓死凡支用過濟糶
米共一十一萬九千六百餘石臣前年已一一具數申

朝廷訖至慶元四年三月内賑濟結局臣即謂此米既已支動數目已多豈可不便行補糴以足元來椿管之數庶幾補足之後他日一有水旱又得支撥以活小民其間賑濟係是減價後來補糴係皆增錢又賑濟之米元無收到錢臣亦不敢以錢數不及因噎廢食不行補足即行多方措置錢物自慶元四年三月以後直至慶元五年八月内一年有半之間百計規畫既不敢於諸處作急收糴恐起米價有妨民食又不敢照例科取諸

司以致橫擾止是磨以月日措置收趲及申乞支撥到錢物積漸收糴斟酌米價或增或減選委官補糴其山郡搬運費力及米少無米去處不致少有騷擾今幸已足元初椿管之數又山郡憚於搬運舊無儲偫今亦為之創糴悉已了辦並皆委官盤量實收之數及又行下諸郡每年以分數對兌不致積壓在廒以致陳腐其間如簡邛二州各以地狹無米可糴潼川瀘漢眉州重慶府懷安軍或水甚近或米數多或少遇歉歲亦斟酌減

數補糴卻那錢於無米州軍處創糴所貴兩得其便臣今具各州元樁管數及慶元三年支過數與今來補糴之數三路共十五州軍元樁管米三十一萬二千三百六十石八斗六升三合五勺（內彭州崇慶府元樁管米在內緣不曾賑濟賑糶更不開列在前）粟七百三十三石七斗慶元三年賑糶賑濟過米粟共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石一斗六升七合今次補糴到米一十萬三千九百三十六石四斗八升每石價直不等共約計糴本錢引三十五萬七千一百七

道七十八文臣又竊見慶元三年三路旱傷之時其閬州蓬州隆慶府綿州普州資州廣安軍皆是各路山郡去江稍遠其搬運米斛專仰人力搬運數既不多費錢十倍前年支撥極為費力臣今行措置錢物於前項七州軍創置廣惠倉各行收糴樁管在廒以備他日水旱支用庶幾既無搬運支費又得隨手支用以濟艱急誠為利便臣今具創糴到七州米斛之數成都府路綿州創糴米三千三百四十六石潼川府路資州創糴米三

千三百二十七石普州創糴米三千石廣安軍又創糴
米一萬石利州路隆慶府創糴米四千石蓬州創糴米
二千五百四十八石六升閬州創糴米三千七百三十
一石六升以上三路七州共創糴米二萬九百六十三
石一斗九升六合二勺每石價值不等共約計糴本錢
引一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九道四百六文見錢三貫
七百一文三路七百三十三石七斗慶元三年賑糶賑
濟支用過米粟共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石一斗六

升七合今次補糴到兩項米共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九石六斗九升六合二勺除補糴過充支用椿管米數外今增糴到米一萬四千二百六十九石五斗九合二勺伏乞睿照

又申乞禁止上流州郡遏糴疏

臣照對本州地狹民貧雖是豐熟年分居民所仰食米亦是上江客船米斛到來江岸迤邐近城出糶始可足用竊緣今年本州六邑均有旱傷米斛已見闕少委是

全藉上江客米舟船興販到來不惟有無相通可足一州百姓食米之用若米船到岸數目稍多在市米價便見減落尤於居民委有利便臣自八月以來行下松江稅務今不得將客旅米船非理收稅縱有附帶合稅之物亦與饒潤及每遇米船到來令稅場多方勸誘遣人同各船到州臣即行喚上客人支給酒食犒勞雖是多方招誘而日來米船亦自稀少臣今體探得上江一路州軍如湖北江西多有州郡禁止米船不得出界及遏

米船到州郡強行拘留更不令向下前來是致本州一帶客船大段稀少恐冬深上江諸州仍前遏糴枉使向下州郡百姓坐受其困欲望朝廷特賜處分疾速劄下江西湖南湖北帥漕嚴為賞罰令不得拘留上江米船務令客人從便向下前來出糶仍令各處官司備坐朝廷指揮多出文榜曉諭商旅通知豈特臣一州受粒食之賜亦使江東一路州郡均免闕食高價之患不勝萬幸

沿江備糴疏

臣竊惟江東一路多是沿江實為大郡而漕司又在建康尤為重寄凡其經理之責要非他路之比陛下慨念中原志圖恢復如江東一路係漕運緊切之地平居無事廣為積粟之策此漕臣所當究心者臣以謂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要宜於無事之日豐登之歲稍為沿江積粟之計誠國家急先之務也欲乞睿旨令江東漕司及兹稔歲價平之時於沿江諸州多糴米斛如建康太平宣州等處每郡糴米各不下二三萬斛逐州椿

管以備倉猝之須以寛軍旅之用庶幾臨期優裕無三十鍾致一石之費亦古人實邊之遺意也

犒賞酒庫疏

臣竊見諸州犒賞庫元係軍中酒坊以贍軍為名取利甚厚後來既歸朝廷數增變易今固不必縷舉但數年來朝廷或命版曹或命都司監貳郎官或命帥漕任提領之職未嘗一歲而不易得之諳曉酒事者皆謂犒賞庫今若不歸之各州止從朝廷差官提領於都下其不

便者蓋有三說浙西一路八州浙東紹興皆有犒賞庫近郡已不下二百里如蘇常以北去都城皆數百里提領每有追呼措置公吏往返半月在道每庫吏人不過三四輩一番追逮為之一空半月在途酒庫皆廢既來都下人情生疎各庫上下表散不甚重疊其不便一也官司不問大小凡事要定規模提領官每歲數易人各有見往往提領之初必有更張減額借本賒本添價減價易置官吏色色更變每遇提領一新諸庫如理亂絲

莫知適從如此而欲望其場務規摹一定不易酒課增羨無他費擾不可得已此不便二也諸庫歲多是積壓本錢遂致預行借本其來日久今朝廷選提領官臨時分付有某官提領既已從某局借本忽易他官則元官復不肯認互相更易務在推托致使當時借本之金前後各不體卹諸庫益無以自寬酒課由之而虧折此不便三也若從各州提領則皆無此患蓋諸州追呼報應不費日子又無數易紛更之擾復無借本相為推托之

弊凡一切張官置吏之費可以遂省坐受每歲成數之入可以享其利而坐收成效也欲望睿旨廢提領一所令犒賞從各州提領以各庫每歲合趁之額諸州以時解版曹所有日令借過本錢令各州取見的實數日從多寡作一年或二年均認帶納可以省事可以無擾可以少振諸庫可以上裨國用誠為急務

糾役疏

臣以不才誤蒙聖恩久長民部日受詞訟其間有訴枉

伸屈外若可念而中實為姦者莫如糾役是也今當官者往往知有差役之弊而不知糾役者其弊尤甚於差役差役之不公害固及於一家也糾役之不當其害豈止一家哉蓋甲役已滿而當替則乙合充役而妄姦被糾者不一人官司與之追呼與之審證猶未肯已也又訴之諸司省部馬凡妄糾一人有經涉一二年而不能決者故甲之當替則不容其去於是破家蕩產益重其禍逃亡避免都分無見役之人乙之當役則久而不充

於是被糾者或一二家或三四家其擾卒未已也然則
糾役之弊其日甚於差役信矣臣以謂今當立為二說
以懲糾役之弊其一則乞降睿旨應諸鄉保正長合滿
之前兩月令佐同責手分鄉司公共照物力高下從條
預行定差結罪保明令佐親與審實置籍抄上候合替
者既滿則直以前所預差者告示承替其合替保正長
即與劈印日下住役不必等候替人若預被差者有所
糾論他日其詞果實則元差手分鄉司並作無心力勒

罷永不收叙其二則乞降睿旨應預差充役人如合承
替則令日下公參給印著役如有糾論一面充應不得
以有所糾而未役也將來所糾得當却許截日住役本
縣給據將已歷過月日於以後充役日通理二說既行
則令佐守預差之法而得致其審胥吏知妄差之罪而
不敢容私已役者可以當替而得脫當代者不容其安
究而幸免庶幾糾役之弊不至重為民害臣愚欲望聖
慈深酌利病亟賜施行不勝斯民厚幸

論刑獄當重疏

臣聞之聖人未嘗無不得已之事也而每寓之以不能已之情夫所謂不能已之情者政聖人之欲盡其心也使其於不得已者而不寓其情焉則聖人將為得已不已者之所為矣嗟夫聖人方欲以仁覆天下必欲一夫無不被吾之澤而肯甘心於不得已之事哉是故申之以惻隱之心而謹之以詳明之法者聖人為不能已之情也今夫刀鋸之所加錐鑿之所決死者不可以復生

斷者不可以復續夫是之謂刑聖人固非幸民之罹於此也於其可死也而兾其猶足以生於其可重者而兾其或足以恕凡其擇人而議之者皆所以申惻隱之心而謹詳明之法也故夫聖人之用刑如醫之用藥用刑而必擇其人如用藥而必審其醫也寒者暖者燥者濕者用而不得其醫則將有無辜而斃者矣生者殺者流者放者用而不得其人則將有無辜而死者矣然則聖人固不肯使天下無辜而遂死也蓋昔之聖人其於用

刑之初莫不纖悉詳盡當獄成之際正既聽之而司寇復聽之三公既參之而王復議之是一獄之成而審之者有四彼非好詳者也亦以刑之既成則有不可以復變者而司寇與王亦不苟於聽議之間故能民無寃民而法無亂法國家累聖相承深仁厚澤在民而不可解固未嘗無故而殺一人而司獄之官必詳於法者而後授此其為意亦於不得已者而致夫不能已之情然臣獨慮夫司獄者或安於馴習而不自謹耳何者天下之

罪其大小輕重與其適然而不然無辜而入者陛下安得盡知之使司獄之臣一不謹焉或恐民有無辜而死者臣身不列於周行顧安能盡明夫司獄者之事然亦得夫草槃之說抑有二焉一曰嚴出入之禁以固獄情二曰艱試法之選以均廷屬夫獄者取其密而不洩之謂烏可使外有所聞而內有所露哉彼有獄未具而意已宣刑未加而罪已白者此必有內為之私而外為之傳也其患起於寺屬出入之不嚴而內外有以相闚故

可預知而逆計嗟夫廷尉之屬政所以案獄情而議法
意而乃以此謁彼以外通内此雖處以石建孔光之流
亦將必有所不謹耳寺固有門禁也而今之胥輩可以
無故而出外之游民可以無故而入若適於康莊之衢
而舉無禁遂使胥輩得持獄情以受賕而游民得託金
錢以變法而用刑臣恐如庸醫用藥必有不得其死者
是豈可不為之所哉今寺之丞正亦有作室於寺中曰
使士大夫往來於公門而天子之獄殆不過為丞正犒

覆之地此弊大不可也臣愚以為凡丞正而下可謁於兩府與秋官之長貳他不得輒以謁見且再以受人之謁嚴為之法期於必行而行之貴久不然者亟以罷斥彼必有所畏而不敢為而寺之胥徒不得以安出外遊之民不得以擅至使門之為禁常若其不可犯則古人名獄之本意或以是而得之臣故曰嚴出入之禁以固獄情也朝廷設刑法之科每一歲而一試其中選者不一二年遂得廷評之職至有不期而來者夫以廷評之

要任為任子躐升之階又一寺之法皆廷評先以接究
自此而升之可以為正丞又上而為郎進而為侍從矣
然則廷評之官固非輕選其視館閣之遷其速相似而
今之來試者多非果於明法之士不過以數月涉獵之
學可一朝而濫得之政以取人之間或太寛而無制故
人得以僥幸而驟進以不甚明法之吏而總一寺之法
殆見内失法意而外賊良民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愚
以為宜稍艱其試選凡以法試者必十而取一俟其再

中與其既中之後必歷任而始擢之庶幾於所習可得其詳而議法不失其意臣故曰艱試法之選以均廷屬也方今六曹之官外刑部而言之則其事皆非干民之生死者彼受謁於在部之頃尚猶不可況棘寺之屬方以生殺而議民之罪不有以防其私則幾於不知務矣今教官之選其來試者率十而取一彼於無事之員尚致其各況廷評之任其職係民之所休戚者不有以艱其選則幾於濫予矣噫是二者皆所以達聖人不能已

之情也今若縱其所之而不之恤則其情之不能已者彼亦恝然而不能用當是時也則是聖人必兼庶獄又奚以臣鄰為哉

論苗賦當平疏

臣聞天下有賢君無賢吏有良法無良民豈其吏之果不可賢而民之果不可良也蓋天下之大固有可使為賢吏之理而吏或不賢者豈非術既疏而吏自縱固有可使為良民之理而民或不良者豈非法雖具而意已

忘哉嗚呼吏之不賢則將輕法制而玩號令雖以事之所不忍為而加諸民者彼且妄行而不恤必求有以濟吾術而後已夫是以民受其獘蓋將不能一日而自安而民之不良者固非性之真而習之素也法之意既失則民方困於上之求於已者於是朝而為盜暮而為刼苟可起其瘁而濟其窮者亦且奔走競為之不暇如是則天下殆有不可治者矣是故聖人有道焉嚴其所以馭吏之法使之凜凜而不敢犯則吏之不賢者可以廼

而進之善存其所以立法之意使之章章而不少失則民之不良者可以安於法而有嚮道之誠今之天下所以吏不賢而民不良者亦已久矣且夫為郡邑者皆所以承流而宣化然而主恩不宣而吏之為民害者若有使然而不少變法意不存而民之不良者且困窮狼狽而不可救當此之時求其得民心而治者臣以為不大可笑則大可憂矣國家以二百州之賦以供大司農之用其間苗之多寡器之隆殺固自一定而不易然而州縣之

閭吏務纖毫之得凡輸納之害下及於吾民者有不可以枚數何者方其苗之將輸也守以諭其令曰爾其多為之名過為之器取之以斗者必倍其斗納之以石者必過其石則又曰州有耗而漕司復有耗茍不於此而取之則州且匱矣是故令知耗之不可或無也思之曰一郡之用既有資於所納之耗則吾之邑是無耗尤不可也逮夫正米之納也既加其耗而益之耗米之納也又多其量而受之某之米漕司之耗也某之米耗苗之加也

則將倍於當輸者矣不特此也呈樣者有米而探筒者亦有米打杴者有米而給鈔者復有米故以一石之輸常倍其數而後足此豈法意之當然者哉爲吏者縱貪得之心故誅求斂取而不之恤爲民者廹於上之所必取則雖至無力者亦懼其刑之或及方且鬻產逋貸而後行求其不爲窮民不爲盜賊而自安於良民者亦難矣以今觀之凡前日之爲巨室者今且困於此而已貧前日之僅足者今且困於此而顛躋矣不過數年必將

盡其所有則壯者之四方老羸轉溝壑恐不難到此臣之所大可憂也然臣嘗叩其為令者彼以為非令之過或者計臺州郡有以廹之臣獨不知耗粟之儲其果皆歸之大司農耶其亦吏為私用而不之問也嗚呼誠如是言則是民之利害殆將壅閼而不通而吏之厲其民者又將何時而已也今必欲使吏為賢吏而民為良民則莫若於朝夕之間命版曹之屬置為斗器大抵一倣有司之則令郎曹一二員分按江浙之尤甚者取其州

之斗一視此以為準州之斗既定則某州之邑亦均焉
揭為明文以告其民曰某之數也其自今日始以納其
粟若夫常平義倉之耗尚有所不免者亦宜曉然以取
之要不過十之二三庶幾受納之間可以久而無怨州
縣之或不然者令民得以越訴於臺省苟得其實宜加
之深文以為戒復於每歲冬之始月命郎曹覆視其實
且以聽民之私議蓋人情不常久必自怠況以一器之
設一法之行苟不時以稽之求其不變者末矣臣嘗見

令之父老皆言紹興之初歲嘗遣中都之官一人分察郡邑名曰諮使皆所以廣求民瘼而旁通下情今不行此久矣故臣以為按苗之使可以視此為法昔者漢宣中興至於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其馭吏之法纖悉不遺而務行寬大之言亦皆在民而不在吏陛下儻力行之則民其少瘳也

論差稅當究其原疏

臣聞之天下未嘗無弊也而其弊舉由夫人而起夫使

人而稍有所畏則人亦何弊之敢為徒以上之所未必
察而後小人始得切意而逆計之此天下之弊所以紛
然害民而不已蓋昔之聖人不求弊於所可知而求弊
於吾之所未必知不革弊於所可治而革弊於吾之所
未必治夫是以天下之善為弊者知上所以留意者皆
平日之所可恃令一旦而見其端暴其迹彼將以謂聖
人果不可欺也若夫不求吾之所未必知而察其所可
知不革吾之所未必治而察其所可治則彼且執其所

未必知未必治者可以安生而為之矣臣試借他事以明之私而為鑄所必禁也而銛銷之耗則未必禁矣販而必征所必防也而匿藏之稅則未必防矣何者忘其所未必察也是故私鑄雖不日獲而銛銷者常十九漏征雖不常聞而藏匿者滿天下然則將以草弊而利夫民者其亦先吾之所未必察者歟今國家愛民之事往往可行則行固未嘗茍得一焉而莫之舉也然而饑寒之民或困於兼幷之族而常産授受之際或愈鬻而愈

不可支者其亦甚可憐已此必有未必知之弊者存乎其閒而人或未之知也臣往在浙之村落見其所謂鬻產之弊有二雖其姦謀之不同弊端之不一然究其所歸無有不爲民害者何者某人以某產而鬻於某人則某人必利某產而市於某人至於某產之歸於某人也則必告之有司曰某得某人之產也產之賦則某當受之而某人之出某產者自此其不預矣謂之過割使天下之人皆挾是說以正其法於授受之際則民將鬻一

物得一金鬻百物得百金可以從容恣肆於一金百金之間而無他慮焉也今獨不然民之貧者迫於衣食之不給其求售之數茍及也必欣然鬻產而不辭而富豪之家既得其產且將執契深藏歲收其有而不告於郡縣故雖貧民之產已入富豪之室而產之征賦則猶掛籍於貧民之下富者既不肯告而貧民又不能告逮有司督其輸賦也書檄揭引舉不責之得產者而獨求於鬻產之民州縣方迫於賦之征雖貧民赴愬懇切以為

某產今為某人之有也而某賦則某人宜當之鬻產者其何預乎哉然而有司固不肯以過割而緩於課最凡其刑禁之所加號令之所迫第知及夫鬻產者耳而貧民方惟有司之懼亦不敢言吾之不當輸也則又鬻妻出子盡所有以為賦有歷數年而不變而民遂顛蹶狼籍至於瀕溝壑而餓死矣當此之時富豪之家方且偃然而無一事之擾其所以取於此者亦幸其上之所未必察者耳此一弊也自國家嚴限田之法雖以官餘之

後亦當以力而役於是冒戶分名之獘填然四出而不可究然臣亦熟察其端而得之方其得田而稅夫契也則必有一戶以書其契以一戶立者必以一官名使其果有是人又果有是官固不足恠然獨恠夫以一人平日所歷之官為一家十餘戶如某之人自通直推而上之至正議而止則其戶之立也必曰通直又曰奉議復曰承議等而升之至正議而後止則是一人之官可以立十餘之戶遂使立役之政不及施於其家而皆單民

下户之輩蓋單民下户本無官之可名欲多為之户亦已難矣考其破家而蕩業離家而亡身者皆自彼之冐户始此亦一弊也臣願陛下亟頒明文嚴諭州縣凡以得産而契税者必先過割而後税過割之日不必令鬻産之民親相辦議蓋民方困於所鬻固不可使有在官之費不過取所立之契復索産之舊約按每歳在官之賦就以批注則可不勞而自明若過月匿契而不税者宜重為之責俾出産者得陳告併以産而歸之則人詎

肯以匿契而遽亡其有哉立戶之法大抵令以一人之官則為一戶之立若以他戶名者必又一人而後可當其契之來稅也則必親挾其官之告以為證蓋其間復有假親戚以為名若使一一得告而後書則親戚之告恐未必可以皆致如此而後冒戶分名之弊可以斷草二弊既去而民力以蘇庶幾無有司征呼代輸之擾而以貧役者亦自此而少息噫聖人之愛民固不欲以虛名蓋天下也漢之文景其惠養之德必欲果有功於民

之身而後已今觀其紀猶使人歆嘆愛慕常於以手而加額不然而不求其害之實者而去之利之實者而行之乃曰寬刑名輕法制以此而愛天下臣恐斯民税駕之未皇也

寬恤士卒疏

臣聞傳有之曰惠則足以使人又曰德以施惠戰所由克又曰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凡此者皆謂撫存之於前則可以責用於其後而為吾所役者亦將舒徐悅懌顧

自表見自昔善用天下比皆如此而況於用兵哉臣竊惟今日最不能以自贍而衣食單窮妻孥凍餒養生送死一無可恃聲嗟氣嘆日甚一日知之而無能救之者則惟諸軍之士卒是已臣頃守池州兩年之閒蓋嘗親見軍屯士卒貧窮怨嗟之狀且今士卒日給雖等殺不同大率不過二升半米與百金而已此固從昔定數何前日可以自存而今日遽謂不足哉臣固嘗詢之將帥其說自謂今軍中事力與昔年迥不相侔上無寬裕之

財可以輟惠而分給則下無非時之與得以周急而惠
窮方昔年事力寬裕之時日教月習將帥捐金與帛以
激勸事藝藝精者既賞志勤者亦賞而勇力進者又賞
蓋無時無之而又其家有婚姻有疾病有亡歿則各將
言之統帥悉有給與凡是數說皆起於在上者事力寬
裕故能時有惠犒令大不然統司錢物既有定數日就
窶乏而措置料理悉所不敢是以上下煎迫秦越相視
士卒合得錢米之外一毫無有安得不窮且困哉此則

將帥自為之說耳然臣又詢之士卒攷之衆論抑又有他說馬一曰支有減尅二曰未求出剩三曰糜於苞苴竊聞軍中支請士卒錢米往往不即及時依數支散循習為例暗有消尅逮於支付各將散給士卒則合得錢米已有消折矣夫以毫釐之給豈堪復有消折哉彼數萬人之給人各有尅則衆少致多悉歸之他用矣此所謂支有減尅也大軍倉官支給米斛多有循習以求出剩月減歲尅自有定則久而羨餘則為寛剩雖非明取

實則暗積是皆瘠士卒之給以肥在上之須此所謂未
求出剩也將帥之職悉本朝廷除授而居是職者懷無
厭之望濟貪進之欲則苞苴權門取悅貴近往來於道
習以為常皆以求足其所望欲彼其苞苴之費固何所
從出哉不過朘剥士卒以充其所用而已此所謂糜於
苞苴也夫既以在上者事力之不裕又困於三者之弊
宜其士卒憔悴窮困而不能以自存也是以人懷怨嗟
非一歲月則緩急之際責其能効死力以濟國事蓋亦

難矣為今之計欲以寛士卒殆未見有速效之策臣以為所給錢米自有定數增之不能減之不可於前三者之弊亦可以少革否乎欲望敷奏亟發聖斷嚴詔諸總領所更切措置支散士卒錢米之時使之各足其數以時而得毋令毫髪減尅其大軍倉官支散米斛不得剥下豐上循習前例以幸寛剩嚴戒諸屯將帥苞苴之弊廣行覺察一有違犯重置典憲每遇朝廷除授統帥陞差統制嚴加訓飭以警其私庶幾知所戒懼或能稍寛

士卒窮困之苦人知感奮足以責其異日之用矣昔漢
韓信為將軍多以恩拊衆得士死力益寛饒為司馬遇
士卒甚有恩衛卒至數千人皆叩頭願留以報厚德載
在方策皆其明效大驗也惟聖主以是而命將帥焉天
下幸甚

東塘集卷九

東塘集卷十

宋 袁說友 撰

劄子

體權劄子

某仰惟主上規恢遠圖宏濟極治日與二三大臣究治平之原定安彊之策中書以建大政樞庭以集武功君明臣良外無敵而内順治誠足以闡丕天之大業垂萬世之宏謨也某疏遠一介不識大體幸逢極治之朝儻

有以仰賛宏謨不敢默默竊惟職無大小皆欲正其體事無劇易皆欲重其權體之未正則尊卑之分或狎權之弗重則號名之威或褻夫使天下或狎於分或褻於威其欲辦天下事也難矣故某冐陳二説以裨朝廷之末議一曰正朝廷之體二曰重樞庭之權何謂正朝廷之體昔者陳平既相文帝問錢穀治獄平不之對豈以朝廷固自有體而非可以細事汩之乎今中書之務固無所不統要宜澄源汰末使無有以慁朝廷為貴且臣

下辭免者昔惟侍從臺諫得以具奏謂其嘗入侍天子可以位親而情控也自數年來庶官之加一職亦曰辭免小吏之增一秩亦曰辭免以至錫名因任亦曰辭免夫庶官辭免昔豈有此哉郡守到任一年上章匄休或言有疾或托有故此亦從臣舊例也今庶官為州使者率用是說輒一年而曰願以祠去此尤非情也凡此數者一牘每至於朝動即將上詔下不允彼以悖理之牘不切之奏上煩朝廷數奏之勞仰慁聖主凝旒之聽法

既無有禮則為瀆古人所謂清中書之務政慮此等耳
令之民訟外有州縣監司內有六部臺省各有次第不
可驀越而頑民健訟視官府如兒戲自縣而之監司自
州而之臺部此猶其小者耳今州縣未畢越去監司臺
部徑訴都省以至攔馬叫號無所不有夫以巖廊之重
乃使頑民敢於越訴輕於干犯豈不益慁中書之務哉
某欲望敷奏明降睿旨今後庶官應有除授悉不許其
辭免及在任未替之前不得托疾與故以句祠祿其有

果欲祠請者方許以實申控朝廷即可其說凡此者事若微小而體實重大自餘徒恩中書若此等類者悉從簡省至民訟未經臺部結絕而訴於都省者並不受理遍牒諸道俾州縣分明曉諭庶幾大政稍專尊卑可辨寔有補於治道也何謂重樞庭之權夫樞筦之任創於五季而重於本朝藝祖皇帝首崇其權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邉防機密兵符軍籍將帥廢置內外諸軍之事無非樞庭所當職也故晏殊奏真宗皇帝曰

樞密與中書同任天子大事豈非事關軍國其權詎容
下奪耶某聞之道路頗謂樞庭大政乃有密分其權者
樞庭則受成以出命耳得權失權害若未見獨以居主
上樞機之地為主上樞機之臣事體俱大皆以朝廷而
重今乃咨謀不專權綱不正平居無事或可苟度歲月
一旦烽燧有警盜賊竊發將帥驕惰士卒懈弛樞庭平
昔之權不足以軒輊則緩急誰何之際將恐見之如發
蒙耳豈不大可憂哉盖權出於正則朝廷體重雖有緩

急而愈可持權出於不正則私心必勝一有緩急而無不紊亂矣夫不能慮事於無事之日而狎於目前之未敗此有國者所深戒也某欲望敷奏曲軫宸慮究安危之理於利害幾微之先重樞庭之權於緩急未形之日凡今諸將之廢置材武之優劣兵符之調發士卒之選募金穀器械城郭險便一切關於軍政者悉歸其權於樞庭主上總其權樞臣行其權盡塞權門之私毋輕本兵之地以尊朝廷以一戎政以杜微漸以正權綱端本澄

源所繫實大不然某恐太阿倒持日甚一日緩急之際其憂不特在於外而已此某所以不避鈇鉞之誅而冒言之某無任昧死

天府措置拘鎖人劄子

臣兹以久晴闕雨祈禱略應凡所以仰承德意加惠小民者不敢少怠如清刑獄如放贓賞如寬征索如蠲夏税苟可以名和氣慰民情者行之惟恐弗及臣竊見本府遵承舊降指揮凡盜賊累犯其人桀黠難制與已

斷逐而復回者項筒永遠拘鎖外縣日給糧食輦轂之下誠不為過惟是積日既久拘囚數多歲歲增數無由可脫目今本府拘鎖已及九十七人若永久拘囚不復再見天日罪故可嫉情亦可憫在法羈管編管各有年限蓋未嘗終其身而拘囚也今來亢陽闕雨上件囚徒所合措置臣愚欲望聖慈將見行項筒拘鎖之人如元係配隸者即押回元配所如係强壯者即照淳熙十年五月内本府已承指揮與分刺屯駐軍其餘皆連各人

家屬分押出本府隣州界庶幾姦盜有自新之路無終因之苦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

推排劄子

臣竊見州縣小民有産去税存之害官吏非不盡知朝廷亦累常戒諭而終無成説以革其弊此由得産富民規避官物惟幸緩於過割隱漏税賦官司見末割税而追呼催督止及鬻産之民彼方以産售人固甚不得已今又無此産而納此税蹊田奪牛其毒滋甚縱使鬻者赴

官陳訴而追逮出官之費已不少於代納之費矣是豈
不為重困哉此最賊夫民之大者也在法每三年一推
排此正祖宗欲以革産去税存之弊盖一經推排則凡
某産已去某家及某産已歸某戶一一盡知産業既明
賦税自定豈復更為小民之害今縣道例皆前後避免
或以災傷為辭有經十年二十年而不一推排者此而
不治而譊譊曰吾病夫産去而税存也豈不闇哉臣愚
欲望睿慈自今立為定制凡天下諸縣並須三年一推

排候如知縣任滿日州府於本官印紙該載任内曾與不曾推排結罪保明批上如在任三年不曾推排者候到部日取旨若今來尚有兩年為任之人只總以三年一推排為率各於任内計年分可見雖災傷年分須及八分以上然後免庶幾一行此法産稅自明鬻産小民不至重困

寛恤茶商劄子

臣謂比者兩路之盜皆出於茶商因成嘯聚此徒本亦良

民豈願流為盜賊自取死亡必有大不得已起於貧窮
然後為此朝廷要當議求二路茶商利害稍從寬恤恐
有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或利太多而茶戶不得以自
贍者或禁之無術而徒苛虐以害其商者與夫茶引之
貴賤胥吏之乞覓巡捕之邀求無厭州縣之額外科擾
凡此之類宜降明詔命兩路茶鹽司同帥臣公共體量
事勢熟究利害須公私兩便在茶商可以安業而公家
不失所利並令畫一條具取旨施行擇其果可長久而

便民者速與行下庶幾少安茶商之心潛弭盜竊之志

禁戢銷金劄子

臣竊惟京邑富盛風俗易於侈靡其閒儻有侈靡過度銷毀金寶上下慣習殊無限制久而不戢深為財寶之害臣伏見銷金衣飾頃歲有司屢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寬隨即縱弛自累歲以来其侈日盛豪貴之家固習於此而下至齊民稍稍有力者無不競以銷金為飾蓋不止於倡優被服之僭也今都人以銷金為業者不下數

十家貲貴充塞相望於道積日累月毀壞金寶何可數計豈特上下僭度侈靡成風有干風化之美而國家金寶日銷月削不復可以收拾誠非細害仰惟陛下躬儉約以先天下豈容民庶習成侈靡毀棄珠寶以至於此

臣恭聞祥符四年詔後苑銷金者並刺配祥符八年詔內外廷並不得衣銷金貼金縷金閒金戧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金影金盤金織金金線等但係裝着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犯人及工匠干連人並行

重斷紹興七年高宗皇帝宣諭曰銷金之法甚嚴禁中有衣銷金者罰俸三月淳熙十一年嘗劄下本府嚴行禁止本朝法制之密蓋如此今此風日盛禁止已是後時臣愚欲望睿斷劄下本府舉行祥符淳熙之制明列項目嚴行禁戢仍乞陛下仰體紹興之旨自宮禁始以先民庶幾法制必行愛惜金寶以抑僭侈以厚風俗不勝幸甚

辭免知潭州劄子

拜命周章撫躬震惕伏念臣本以書生遭逢盛世脫身
州縣蚤汚周行更歷中外垂四十載滿盈久積補報曾
無晚蒙陛下特達之知俾塵二府而臣才弗稱位自速
譴尤聖度如天許歸田里方且省循宿過休息餘齡何
敢絲毫遽有榮望忽叨命綍擢典帥藩恩出非常跼蹐
無地重惟臣崦嵫暮景疾病侵凌豈特筋力已疲心志
已謝而自揣疇昔外之所以奉宣德意求詭民庸內之
所以朝夕論思贊裨國論考之已試一無可書今若貪

進而不知難必將非據身危而後已況長沙鉅鎮控制重湖必威名素著乃可折服遐衝必德望久孚廼可撫綏遠俗如臣衰繆不武何以仰稱使令兼今來州名正與臣曽祖名同音稱謂之際情義未安所合控免臣愚欲望聖慈念選侯之甚難以謀帥為尤重十連闔寄豈容非人追寢誤恩别擇良牧以惠遠方庶幾免微臣誤事之誅亦以慰一道生靈之望

再辭免潭州劄子

温詔渙頒危衷震悸臣竊以用人之道必量能而受官
事上之忠當見可而後進庶幾上無濫予下亦僝功如
臣之愚涉世無用徒以千載遭逢之盛誤蒙三朝特達
之知光宗擢之四禁之聯陛下陞之二府之列器既盈
而遂覆疾已據而必危皇慈寛竊位之誅均逸獲奉身
而退甫閱東春之琯遽叨南夏之麾念茲衰病之頹齡
曷稱藩宣之重寄敢忘再瀆仰扣九閽兼臣頃辭京口
之除旋拜祠宮之命若前日之不受是實難戾於初心

念小人之過必文恐重貽於清議臣愚欲望皇帝陛下察由衷之正切憐末路之甚難反汗無嫌且以慰湖湘之望祝釐仍舊誓益堅香火之誠

知平江府丐祠劄子

伏念臣起自書生初乏才望頃歲蒙恩補外十四年間三典近郡兩紆繖節去歲二月就畀吴門視職以來今幸書考惟是郡事繁劇支遣浩穰政事才力有餘猶不暇給而某綿薄勝任如蚉負山鞭策疲駑將勤補拙朝

夕凜凜常恐曠職適值歲熟小民樂業盜賊屏跡獄訟希少上供支費悉皆辦集百姓相安委無規避惟是才具平凡心力短弱繆當劇郡齒髮頓衰自冬至今怔忪盜汗而福過災生近復失子憂傷之餘支吾益甚比者已幸除代若不控告朝廷知難而退尚或冒處必致顛隮敢望朝廷特賜敷奏陶鎔宮觀差遣一次

知臨安府乞在外待闕差遣劄子

伏念臣書生碌碌了無寸長中外馳驅幾三十載平日

徒知奉法守職以服官箴偶所居官未速譴責年来遂
蒙朝廷誤為可使繁難劇郡悉苟委令京邑浩穰復俾
承乏綴班九列踰分實多到官以来已一年五閱月惟
知罄竭疲駑思見萬一而技窮才拙心力已盡毫髮無
補縣官實緣天府重寄非他郡比精神用於繁務憂責
萃於一身惟恐朝夕之間少有弗逮惴惴度日身心俱
疲緣此脾泄之疾近復增劇而怔忪易忘愈費支吾
暮景侵尋頓覺憔悴儻冒昧久處不知全璧之難則顛

臍以行徒有噬臍之悔兼今郡粗免曠弛委是別無規避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念某連年任劇之既久孱軀筋力之已衰改畀在外待闕差遣稍從休養不勝萬幸他日應有驅使不敢有辭

辭免直顯謨閣知臨安府劄子

京邑浩穰非他帥比異時擢任必以禁塗宿望才智最優者乃克稱選一有濫予則位貌輕而玩於彈壓才智劣而謬於牧撫上孤委使下速譴呵如某者奮身書生

無他能解疇昔從事不過佔畢之學耳浸蒙推擢屢更劇繁補拙以勤僅免曠戾去夏叨被恩召旋寘都司偶脫州縣簿書之責方懼緜毫之無補玆者天府劇任文謨寓班併及孱庸驚惶失所重念某才具平凡心力短弱而又官卑位下人微望輕不惟治劇剸繁決不勝任而抑彊扶弱尤為甚難蓋當官而行豈無所拂怨謗繞集孤蹤即危譬如一髮而引千鈞其為顛覆必矣知難而退義合力陳兼某寓居湖州亦有薄產法當迴避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亟回成渙俾仍舊班別選一時良牧之才上副公朝謀帥之意不勝幸甚

辭免知隆興府劄子

祗膺舜詔尚閟堯俞更蹈易地之恩敢後籲天之懇臣恭承睿訓不得再有辭免實以揣分僥踰懷不自已須至重瀆淵聽臣本凡庸蒙陛下拔之禁塗寘之枋府聖恩與天同大而臣力弗勝於心百謫既盈萬死莫贖一投閒地僅閱半朞南夏選侯遽叨簡擢非所當據深切

戰兢洊干天誅期賜反令敢謂皇慈大造既未使之仍
竊閒祿且與之易鎮近藩拜命驚惶感深至泣不惟臣
心力衰謝如弛隤之馬鞭策無由必不足負荷十連之
寄而陛下眷憐簪履所以自遠而近之意尤非臯蠡之
餘所可稱辱政恐襟帶江湖之地為令樂國豈容綿薄
材力之人得以冒居瀕伏捫心如憑淵谷臣愚欲望皇
帝陛下赦其三瀆之僭矜其一誠之愚且令少安叢祠
以靖晚節特寢令知隆興府恩命庶幾授受進退不拂

輿言不勝萬幸

代人辭免除兵部尚書劄子

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六卿各率其屬蓋分職之甚優五材不能去兵繄司戎之尤重方聖主集勲之日實小臣盡瘁之時非得巨才曷膺重任伏念臣遭逢最異僥倖實多久試罔功超用甚遽初期一節以自効竟亦何能敢意九重之特恩益加寵寄頃驟聯於法從旋尹正於行都趨事赴功雖謹公忠之守發姦擿伏終無

彈壓之勞久虞滿溢之災累上退閒之請負薪有疾襆被是期尚閟愈音更叨除目周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唐太常伯專五兵之權豈容微臣猥冒茲選伏望皇明洞照聖德并包鑒心膂之忱辭回絲綸之成命用安愚分免致煩言

代人再同前辭免劄子

俞詔未頒微躬莫措伏念臣受才譾薄逢時清明在州縣三十年已負壯行之學更中外歷數任敢辭了事

之癡顧頽齡已迫於桑榆而末路尚污於苛虆更拜恩於昕陛俾攝次於夏官求去得遷幾類鄙夫之患失以退為進實非小已之敢然輒干咫尺之威敬露再三之瀆以榮為懼從欲是期伏望廣臨下之明察由衷之請必惟人而乃授祈反汗之無嫌寧惟弗累於公朝抑亦少逃於清議

東塘集卷十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謄錄監生臣黄　維